

游漫川关古镇

◇杨舟平

夏日清晨，我们一行朝漫川关古镇方向出发。车子行驶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这是秦岭的基本路况。昔日的商於古道，骡马只能勉强通行，如今宽阔的公路建好后，出行方便快捷多了。

绕过一座又一座山峰，在大山深处，“漫川古镇”四个大字赫然出现，一片凝固着旧时光的徽派建筑群出现在眼前，漫川关古镇到了。

漫川，因地貌广阔、水域宽行而得名，又因处陕鄂边陲的要冲，史称雄关。穿镇而过的金钱河向南流入湖北境内，属于汉江水系。清澈的金钱河，就像古镇的眼睛，给古镇带来无限的灵气与柔情。

“一街两戏台、三会馆”是漫川古镇的核心建筑群，至今看着令人震撼，当初该是怎样的繁华，又上演怎样的一幕幕大剧。“一街”当地人叫老街，南北走向，依山傍水，北窄南宽，外形酷似蝎子，因而又称“蝎子街”，自北向南，分为秦街（上街）、中街、楚街（下街），秦街以小作坊、手工艺店为主；中街以商贸为主，酒肆、茶楼、店铺、骡马店等分列街道两旁；楚街以水旱码头往来搬运店铺为主。街道全长1000余米，最宽处6米许，最窄处只有2米。民居大多为庭院式结构，前为铺面，中为客厅厢房，后为生活区。街面中间是用清一色的卵石砸扣，两边水沟青

砖铺设。

在商业老街上，老建筑尚存，均为明末清初所建的木式卯榫结构建筑，两层连体式居多。窄窄的街巷，林立的商铺，古旧的民居，卵石铺就的街面，雕刻在老商铺门楣上锈迹斑斑的商号字迹，或隐或现，古朴典雅……所有这些，仿佛走进古诗词的意境，一种悠久浓厚的文化意蕴扑面而来。同时，无不透露出古镇街道上百年商贸繁华的历史气息。

再说“两戏台”，又叫双戏楼，俗称鸳鸯戏楼，属于清代建筑，位于漫川古镇中心，由南式戏楼和北式戏楼两座同向戏楼组成，是我国现存唯一一座联壁式双戏楼。所谓南式自然指具有南方建筑特征，南楼为九脊重檐歇山顶，藻井为八角形，显得灵秀，北楼为单高挑檐，



显得大气，南北文化、秦鄂文化之差异可见一斑。两楼中间用演员休息室巧妙连接。从建筑艺术、绘画艺术上看，砖雕、石雕甚至木雕方面都有十分独到精妙之处。可以想象，当年北秦腔、南汉剧每逢古会唱对台戏的热闹场面，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南北交融，南腔北调，盛况空前，惊艳了一段又一段时光。

“三会馆”指的是骡帮会馆、北会馆、武昌会馆三个一字型排列组成的古建筑群，融南北建筑风格于

一体，布局错落有致，结构精巧，木饰精美，气势恢宏，是陕西省保留规模较大、较完整的明清建筑群，充分反映出当时古镇水、陆贸易繁荣昌盛的景象，极具历史、文化、艺术、科研价值。

如今的漫川古镇，正以“逛水旱码头，走明清老街，赏秦风楚韵，听‘漫川大调’，吃‘漫川八大件’，品绿毫仙茗”的独特魅力，再现昔日繁华，笑迎八方来客。移步换景，体验“漫川、漫步、慢生活”，又是另一番“漫游”满川的新意趣。

我以为就是一条平坦的路
未曾想沿途是连环的风景
两旁的绿植层层叠叠
盛放的鲜花五彩缤纷
一块块湿地，一片片水域
一丛丛芦苇，一群群飞禽
令人心旷神怡喜形于色
使我目不暇接如入梦境

引灌渠扯一幅石砌的画屏
岭上的庄稼摇曳清凉的风
新建的大桥矗立云端
跨河静卧祥瑞的巨龙
沿岸的岛屿水草茂密而芬芳
河水蜿蜒奔流得舒缓而安宁
我欲搜寻羊皮筏子和纤夫的踪迹
耳畔却闻合阳汉子欢快的歌声

随歌声呈现连片的鱼塘
波光映日河蛙鸣叫鱼儿扑棱
听介绍养殖的水产品种丰富
肉质鲜美名扬四方供不应求
着迷间忽觉天空波光耀眼
满塘荷叶望不到头绿得纯粹
硕大的叶间露着纤巧的莲蓬



鸟儿穿梭惊起多彩的蜻蜓

车到大荔但见成片的大棚
方知脆甜的冬枣长在棚中
进棚看，排排枣树苍翠密集
珍珠般的果实澄碧晶莹
搭话的果农掩不住喜悦
叮咛我冬枣成熟时节来采摘丰收
他说：如今的黄河滩地呀
和沿黄公路一样展现着美丽繁荣

麦子刚刚进谷仓，
土豆也要入库房。
趁着地干又有墒，
扛起锄头提筐。

小心挖开一小行，
堆堆土豆冒出头。
翻过跟头满地躺，
个大皮白像宝藏。

爷爷蹲下细观望，
双手捧起喜洋洋。
心满意足筐里放，
开口再把往事讲。

小土豆有大用场，
又当菜来又当粮。
曾经那年闹饥荒，
多亏此物养家乡！

万千慨叹随风荡，
情到深处泪汪汪。
腰酸背痛全都忘，
挥舞锄头收获忙。

不知不觉来精神，
甩开嗓子大声唱。
粮食越多胆越壮，
身子越干越硬朗。

感谢祖国感谢党，
乡村振兴谱新章。
农民迎来好时光，
日子越过越顺畅。

挖土豆

◇王付鹏



诗歌

赞引汉济渭工程

◇张正乾

汉江之水破高墙，明月含羞来领航。
秦岭甘霖流福地，碧波荡漾润粮仓。

夏虫奏鸣曲

◇赵红霞

谷鸟常常会在农人的头顶盘旋、鸣叫，仿佛在给辛劳的人们喊号子，加油伴奏。布谷声声，唱出了小麦的清香芬芳，也唱出了人们收获后的喜悦心情。布谷阵阵，在蔚蓝的天空，在巍峨的群山间，演奏起一曲华丽的乐章。

夏日的鸟虫里，蟋蟀的称谓最多；促织、蚰蚰、夜鸣虫等等。有趣的名字里，流露着人们的喜欢和疼爱。无论是炎热的白天，还是宁静的夏夜，鸟虫里叫得最响亮，最欢快的，非蟋蟀莫属了。“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从《诗经》中跳出来的蟋蟀，曾陪伴着乡村的孩子们，熬过了多少个酷暑难耐的夏日，才迎来了五彩斑斓的秋色。麦收时节的阡陌间、山坡上，随处可见这样的画面：三五小伙伴一起，男孩子忙着捉蚰蚰、斗蚰蚰；女孩子捡来干净的麦秆，专心致志地编蚰蚰笼子。

蝉儿，是夏日里的小歌星。春末夏初，蝉儿就从地下爬出来，像凤涅槃般，历经阵痛后，羽化成虫，开启快乐的演唱之旅。蝉儿天生就是歌唱家，从朝霞满天的晨曦，到凉风习习的深夜，它们一直高唱着夏日情歌，从不歇息。那嘹亮的歌声，热情的演唱，婉转悠扬、扣人心弦。白居易在《六月三日夜闻蝉》中写道：“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是的，从第一声蝉叫开始，整个夏季都是蝉的。池塘边、稻田里、树上，蝉儿总是深情地一声声啼唱着，永远不知疲倦，把整个夏天吵得沸沸扬扬，热热闹闹。古诗“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阴”就勾勒出了这样一幅诗意的画卷：一片高高的树林里，蝉鸣声声，在浓荫茂密的树叶间回响着。天气越热，蝉儿们唱得越欢快、越响亮。

夏夜，淡月笼纱，一帘幽梦。我在温柔的灯光下，看月光穿过帘子，写着自己欢喜的文字，夏虫们则小心翼翼地躲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忘我地弹着，唱着，伴着我……

还是不要急，灵感和冲动也不是疾风骤雨，来不了那么快，也散不了那么快。就像夜晚的行走，四处看看，总有晃动的树影，抬头望望，总有不眠的星光。记得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说过“忽闪

又熄灭”，这句话看似无厘头，只有在夜里独自行时才能体会得真切。慢慢走在晴朗的夜里，有点风来最好，它能将浊酒吹散，把麻木吹散，让人清醒地看见皎白月光和世间的薄霜。

人生



乡情



裹着甜蜜，带着荷香，把诗意写在长长的柳丝里，把欢乐藏在啾啾的鸟鸣里……夏天，是鸟虫的季节。它们时而独奏，时而合唱，仿佛要抓住夏日的美妙时光，演奏出最优美动听的乐曲，歌颂大自然的美好，让小小的生命，在这个缤纷的季节，释放出最璀璨的光芒！

“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可爱的布谷鸟是提醒农时、催生幸福的益鸟。“算黄算割”，那一串串抑扬顿挫的叫声，似乎给农人下达了快快收割、速速播种的命令。于是，收麦子的收麦子，种谷子的种谷子，孩子们猫着腰在麦田里捡麦穗，欢声笑语在“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乡村回荡。此时，布